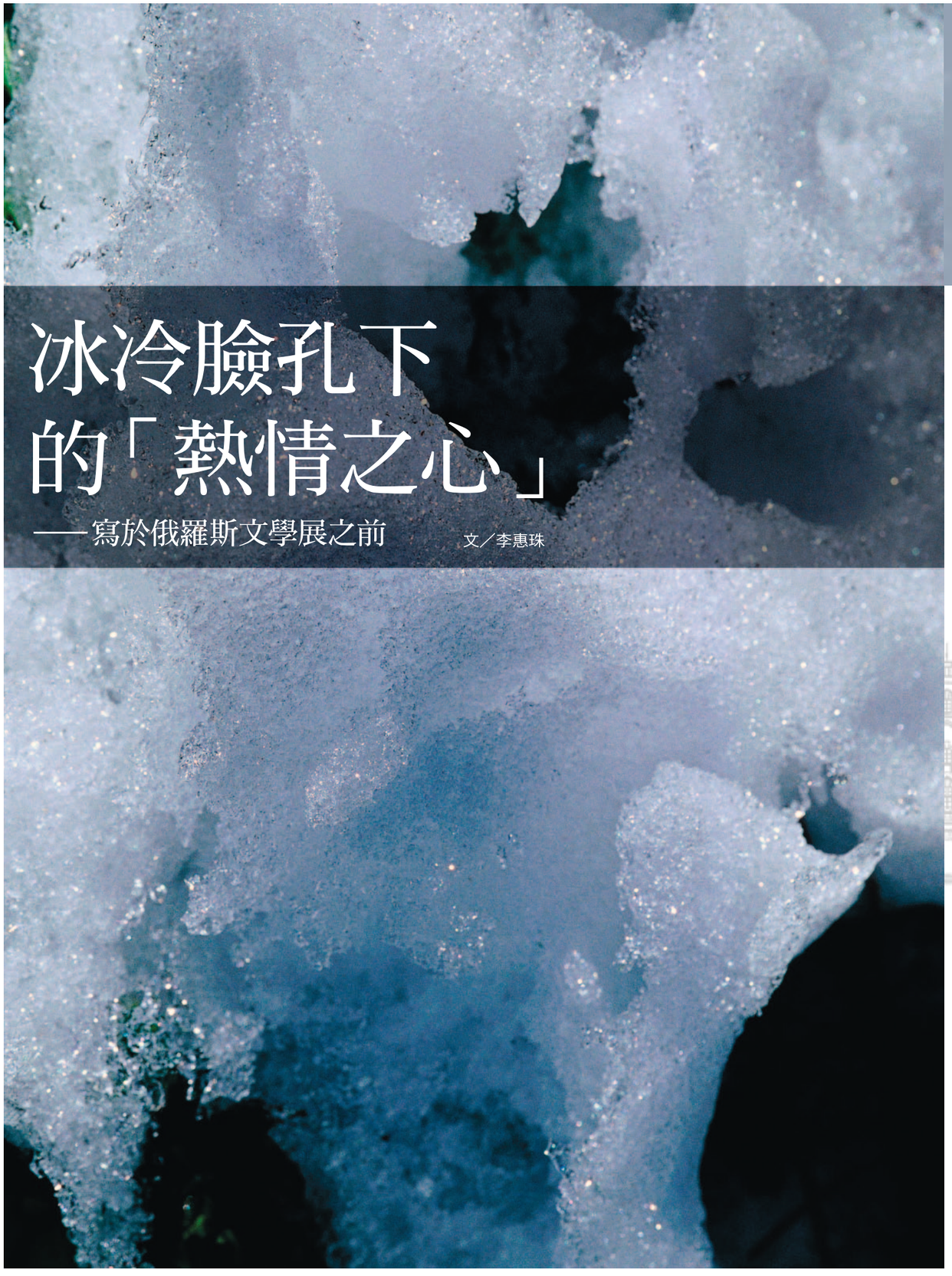

冰冷臉孔下的「熱情之心」

——寫於俄羅斯文學展之前

文／李惠珠

«Свеча горела на столе（蠟燭在桌上燃燒）
Свеча горела ...»　（蠟燭在燃燒……）

巴斯特納克（Пастернак Б.Л. 1958）

「俄羅斯文學展」即將登場，展品來自總是蒙上一層冰雪濃霧的冰冷國度。冰雪濃霧，彷彿就是那不易抹去的神秘面紗，覆蓋著這片土地，讓人產生疏離，無法靠近。然而，就是這片土地，藝術人才倍出，光是文學桂冠的諾貝爾獎，俄羅斯人就抱走5座，文學更提供其他戲劇、繪畫、舞蹈無限的靈感，助其開花結果。無怪乎有人寫道：「在這北方國度，永遠有用不完的旋律，出不完的藝術家……」。

然而，到底是什麼因素，讓這片土地上的「藝術靈魂」不斷湧現？歸根結底，是一連串不停地追求「自由」、「真理」的心聲，自普希金開始，蔚為傳統。

在此次展覽中將可看到俄羅斯三位文學巨人普希金、托爾斯泰、蕭洛霍夫的私人物品、照片、信件、手稿，藉由這些展品，重塑作家創作的氛圍，也藉由與這些展品的對話，覽物思夷，讓我們得以品古道今，共享北國的「秘密」。

文學與政治

長期以來，在俄羅斯土地上，文學與政治便如棒的兩端，永遠對立。詩人總是傾聽人民的聲音，政治總是尋找冰雪的不可侵犯……。

強權彼得（1689-1725在位），挾如秦皇築長城之勢，硬將帝國轉向西方，企圖擺脫蒙古的東方化與草原化，俄羅斯如一艘新式戰艦，駛入歐洲強國之林的同時，流盡多少離人眼淚；「一將功成」的心態，持續在凱薩琳（1762-1796在位）的心裡發燒，名為啟蒙，實為壓榨剝削的「開明專制」，奴役多少無辜「靈魂」。沒有普希金的文學之心，在御用史家的頌德歌聲中，社會祥和一片。

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事件宣告變動的來臨，第一次貴族為首的失敗革命，最菁英的五人被處絞刑，其他人被流放西伯利亞……1855年流放的人回來了，訪若綠島的政治犯平反，思索中的托爾斯泰逐步醞釀腦中思維，歷經幾部自認的失敗作品後，交出「戰爭與和平」的成績單，儘管心中仍是遺憾，未能將最希望描寫的彼得時代重現。

二十世紀的俄羅斯沈浸在一片社會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理想假象中，蕭洛霍夫來自頓河靜靜的聲音向世人宣告哥薩克地區的真相，赤裸紅軍同白軍的生死搏鬥，關注各種「被推進歷史磨盤的」悲劇人物。

普希金、托爾斯泰與蕭洛霍夫生於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環境背景、家庭教育，個人特質成就其不同的擅長文體與特色，但對人民的關懷卻是一致的。「學會使自己與人們痛癢相關」是其創作的共同來源，思考祖國的命運、嚮往自由民主、發揚母語、學習老圃，在自己的崗位上用不同的方式筆耕—普希金信手拈來、托爾斯泰隨身攜帶筆記，蕭洛霍夫用「馬蹄」。

「俄羅斯的太陽」普希金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1799-1837）

普希金是俄羅斯最偉大的詩人，被譽為「俄羅斯的太陽」，彷彿自普希金始，俄羅斯才有光亮。出生於貴族家庭，三十八歲時因為重視名譽與法國軍官決鬥，身負重傷而辭世，留給人無盡的惋惜。幼時的普希金有愛講故事的奶媽相伴，啟蒙甚早，這些俄羅斯民間故事便成為他的靈感創作來源，普希金童話「沙皇薩爾坦」、「漁夫和金魚」、「神父和他的長工巴爾達」、「金雞」、「死公主與七勇士」……帶領俄羅斯乘著夢想去飛行。

「對彼得大帝的兩極評價」、「對小人物的人道關懷」議題是普希金挑起的。涅瓦河畔的「青銅騎士」與「駿馬」

在普希金筆下化為罔顧一切的「暴君」與「被舉起的俄羅斯大地」，懸騰的馬蹄將踩落何方，至今成為俄羅斯去向的最佳比喻，馬下踏的蛇就是一切反對改革阻礙勢力的象徵；「小人物」葉甫根尼再平凡不過的身份，竟斗膽挑戰高傲的彼得銅像，無怪乎被夢裡的駿馬追的發瘋，此後「小人物」由果戈里、杜斯妥也夫斯基發揮至高峰。

由於詩歌中表現出對社會現實的不滿和反抗的情緒、對沙皇和臣僕們的諷刺，因而被流放。流放南方時期的見聞，提供了浪漫主義敘事詩「高加索的俘虜」、「強盜兄弟」、「巴赫亭噴泉」等作品豐富題材，充滿異於俄羅斯風味的異國情懷，也為萊蒙托夫及其他作家效法。

浪漫主義與寫實主義也在普希金身上過渡，最明顯的作品就是「尤金・奧涅金」，歷時七年，歷經流放與成長，留有Dandy髮式的奧涅金是拜倫式人物，無須異國遠方，描寫應是你我的故事，當時的貴族社會，個個像奧涅金，所以，小說人物奧涅金便從彼得堡夜夜燈火輝煌中打著哈欠出現了，普希金送他去鄉下接收叔父的遺產，邂逅了俄羅斯的女兒塔齊雅娜，時光的交錯，愛情的來得不是時候，成就了奧涅金的悲劇，在柴可夫斯基的歌劇中，悲劇的戲劇性尤其令人扼腕。

普希金是『狐狸』，多智，多面，寫什麼像什麼，活脫是文學中的莫札特。在世時間雖短，卻寫下近九百首抒情詩，十四篇長篇敘事詩，七篇童話詩，一部詩體長篇小說「尤金、奧涅金」，七部戲劇，一部長篇小說「上尉的女兒」和十四篇中短篇小說，兩部傳記等……。

永遠的「太陽」，永遠的「普希金」，有了他，俄羅斯後繼的作家們得到了滋養的土壤。

「永不止息」的探索心靈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

同是貴族出身的托爾斯泰，二歲喪母，九歲父親過世，自小與其他手足依親姑母，一生中不斷自我教育，不斷尋找「幸福」的意義，不斷在記憶中尋找「慈母」的形象，不斷地辯證，也不斷地自我否定，四歲的他，懂得什麼是「自尊」；青年時期的他，體會過各式各樣的生活；不為解決當下問題而浪費時間，只為二十年後的小孩讀他的小說仍能感動哭泣而盡心盡力，這就是托爾斯泰。

就是不止息（**неугамонный**）的探索，能成就像「戰爭與和平」這般的宏篇鉅著，轉變中的俄羅斯生活斷面（**срез жизни**），如同「清明上河圖」畫工般鉅細靡遺地落在拿破崙征俄的大塊背景中，歷史與社會上的「重大問題」被藝術巧手隱藏於字裡行間，人物的心理，被細緻地描寫於特殊的行為舉動上。「俄羅斯人民」才是這場戰事的主角，透過他們的回憶與揭開心事，托爾斯泰否定英雄偶像的歷史意義，重新詮釋引導六十萬人離家東來、落荒而去的真正原因，「幸福」的大時代兒女，活過有意義的人生。

也是不止息的探索，豐富我們對「人心」這個無底寶藏的認識深度，可憐的安娜・卡列尼娜，托爾斯泰也救不了她，書中人物的內心衝突得不到解決，只有走上自殺一途，安娜選擇臥軌，列文時常收藏繩索，深怕自己投環上吊，悲觀時代的犧牲品，往往是最具崇高道德、個性堅毅的靈魂，一如清末的王國維、投江的屈原。

托爾斯泰是『刺蝟』，是天生的小說高手。然而，所有秘密都在他的日記中，「日記」— 是小說家的日常功課、作品實驗室、心靈藏寶圖。在這兒，可以找到多面的作家自我、未來人物的雛形、心智成長的烙印……『心靈辯證法』自這裡而出，劃時代巨著從這裡而起，層層建築結構手法在這裡化為原形。

托爾斯泰是一座大山，透過他的文字，我們彷彿到了一座山巔，一副望遠鏡攜在手中，一切是那麼令人吃驚地清晰，正在讚嘆之時，某個細節，會以一種令人驚恐、突兀的方式，一下子就把它從遠處拉到你的面前，讓你無所察覺。結果，「大山」又變成了「空氣」了 。

來自頓河靜靜的聲音——蕭洛霍夫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олохов，1905-1984）

蕭洛霍夫出生於南俄草原的哥薩克村鎮，一直刻苦自學，當過統計員、小學教師、裝卸工、食品檢查員、石匠、會記、辦事員、記者。1923年開始寫作。

1965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得獎理由是：「在描寫歷史上一段時期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時表現出真實和藝術的力量」。「靜靜的頓河」展現了二十世紀人類與個人的命運，小說肯定了生命戰勝死亡的思想。出版歷經曲折，前兩卷出版就受到「文學的階級純潔性」狂熱支持者的猛烈抨擊說作者錯誤地把宗法農村理想化，偏離了對哥薩克的堅定立場，因為書中很大部分哥薩克不支持布爾什維克革命。接著又不少人出於嫉妒說這部作品是剽竊來的。

「一個人的遭遇」描寫一位正直普通戰士在戰場中的遭遇，作品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和人道精神。1932第一部「開發中的處女地」反應農村集體化的情況。1959～1960第二部「開發中的處女地」，集體化的主題已變成人民與執政相互關係的主題。

「靜靜的頓河」卷首引用一首哥薩克的民歌，反應作者關懷人民的情懷，歌聲嬝嬝，如同河水靜靜，娓娓述來人民的心聲：

我們光榮的土地不是用犁來翻耕……
我們的土地用馬蹄來翻耕，
光榮的土地上種的是哥薩克的頭顱，
靜靜的頓河到處妝點著年輕的寡婦，
我們的父親，靜靜的頓河上到處是孤兒，
靜靜的頓河的滾滾撥濤是爹娘的眼淚。

冰冷臉孔下的「熱情之心」

靄靄白雪，周期性地長期覆蓋俄羅斯，似乎呼應大自然，冷峻表情也習慣性地時常出現在俄羅斯人臉龐。這是我們對俄羅斯大地、俄羅斯人的第一印象……。

然而，當我們聽到普希金、托爾斯泰、蕭洛霍夫的名字時，一股熟悉的暖流立刻融解寒冰的形象。是這些冰冷臉孔下的熱情的心，點燃一根根蠟燭，喚醒俄羅斯大地，集聚世人的眼光，共振出最美麗的「文化對話交響曲」。

來一趟破冰之旅，讓展品親自摘去那神秘面紗，與您面對面，自己說話，您準備好傾聽了嗎？